

生命的维度

从人格自主到生命自信

枫桥 著

SHENGMING DE WEIDU

我们都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。

世界。

不是生命精神的根。

动力吗？

这个世界变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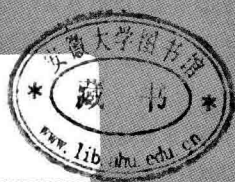
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从人格自主到生命自信

生命的维度

ZHEJIANG DA XUE

枫桥 著



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生命的维度 / 枫桥著. —兰州: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4.7

ISBN 978-7-5527-0294-1

I. ①生… II. ①枫… III. ①生命哲学—研究 IV. ①B08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70871 号

生命的维度

枫 桥 著

出版人: 吉西平

责任编辑: 申晓君

封面设计: 孟孜铭

出版发行: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

地 址: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

邮 编: 730030

电 话: 0931-8773224 (编辑部)

0931-8773269 (发行部)

E - mail: gsar@126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gansuarts.com>

印 刷: 兰州德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 6.25

插 页: 1

字 数: 135 千

版 次: 2014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~1 0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5527-0294-1

定 价: 2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更好的自己更好的世界(代序)

我们热爱生命，也热爱这个世界。

我们都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。谁愿意这个世界变成人间地狱？这个普天同心的愿望，这个向善的永恒力量，不就是生命精神的根本所在吗？不就是人类理性化的永恒动力吗？

埋怨，是因为不够美好；仇恨，是因为爱和智慧的亏欠。

人不可能在爱和智慧的状态中，却干着充满恶意的蠢事。在爱的状态里，怎么可能咬牙切齿、伸出仇恨的手呢？当爱的力量足够强大，当我们处在理性的爱的状态时，仇恨的力量、恶的力量能支配我们吗？

我们的身体不能永远存在下去，但生命是不灭的。

身体的存在像朝露一样，不能长久稳定。没人能保证，人不会随时离世，不再醒来。

身体很脆弱，犹如苇草，一口气，一滴水，高几度低几度的温度，一次撞击，都能致人死地。

很多生命朝生夕死，转眼生死两隔。

时间一天天、一年年飞快流逝。十岁、二十岁，四十五十，十年时间一晃而过，短如朝暮，无法重来。我们怎么能糊里糊涂四处闲坐，让人生像没有思想的动物一样，随波逐流，茫然度过？

那么，我们要干的难道就是读书、考试、赚钱、出人头地，以便将来过富裕的生活，好在退休以后，坐在落地窗前晒晒太阳，和一天比一天破败的身体较劲，等待回归泥土的那一天？

总有一天，我们都会死去。躺在床上，就要呼出最后一口气，那时候，人会受到各种各样痛苦的侵袭。你的心将充满恐惧和焦虑，然而你茫然无措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？朝哪里去？怎么对待那些牵挂？你特别后悔没有预作准备，而这个时候已无力补救，连最后的叹息都没有了力气！

如果我们不了解生命的根本，怎么能爱好这个根本？怎么能滋养生命的精神？怎么克服人生的挫折？

如果我们的心智是低级的，怎么能发现和解决问题？怎么可能认清生命从而珍惜好生命？

我们呼唤爱，却不知道生命的“共性爱”才是爱的根本，怎么可能通过巩固“共性爱”这个根本，使“个性爱”枝繁叶茂？

我们追求智慧，却不知道求真才是智慧最根本的品质，怎么可能提高智慧？

不懂得基于反思的求真理性具有高于实用理性的意义，怎么可能确立求真意志，使我们的精神获得突破性成长？

不能认定精神具有高于物质的意义，又怎么能突破物质对精神的束缚？怎么能从根本上提升生命的精神品质？获得心智的突破性成长？

如果我们只有一个被外物奴役的自我，怎么能有一个自由自主的真我？怎么能把关注身外之物的的心智，转向关注生命的成长？关注智慧的进步？

我们拼命努力，追求物质生活的成功，但是如果丢掉了生命，丢掉了自己，即使赚得全世界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
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地位财富的虚荣，怎么能从爱和求真的品性中获得高级的精神快乐？

如果我们是消极、迷茫、退缩的，我们怎么可能改变不满的现状？

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个世界变化无常的一面，就会觉得生命虚幻，爱也虚幻。

如果我们感觉过去的美好像遥远的梦境，难以复制，曾经的痛苦又像无法解脱的噩梦，挥之不去，而未来又不可捉摸，我们怎么能感知生活的真实意义，感知生命的真实和永恒，确立生命自信，完成自我革命，践行生命道德，实现对市场异化

力量的驾驭？

人生有太多的痛苦和磨难，如果我们不能增强心灵能量，就难以克服苦难。

灾祸临头，饱受磨难，我们怎样才能很快地振作奋起？

难免一死，我们怎么克服恐惧，坦然以对，把死亡当成新生命的开始？

热闹风光，难掩内心的孤独和空虚，我们拿什么来充盈心灵？

事业辉煌，难掩灵魂的失落，怎样才能获得生命的自信、社会的理想？

相偎相拥，难阻情爱的消逝、灵魂的疏离，我们拿什么弥补爱的贫乏，成为爱的输出者？成为爱的富翁？

纵情极欲，难获心灵的至乐，又怎么使快乐升华？克服感官之乐麻木枯竭的宿命，获得灵魂成长的快乐？

虽然活着，心已老已死，怎么避免成为活着的死人、精神的僵尸、麻木地等待死亡的到来，怎么去成为充满爱和求真活力的自主思考者、追求者？

拜金拜物的世界，占有文化当道，怎么超越人与人利益的排斥和对立，完成自我革命主导下的政治经济革命，走向奉献创造，清除战争根源，铲除环境毒瘤和文化毒瘤，实现世界大同，成就自由新人，过绿色简雅生活？

只有感受生命的真，我们的爱才真。

只有感受生命的永恒，我们的爱才永恒，我们才能确立生命自信、体现生命道德，才能见证生命精神的强大不毁，才能建立起构建理想世界的自信。

让我们开始爱和求真的旅程，去感受生命永恒的创造性力量，感受永恒的爱，去享受灵魂无上的快乐。

让我们：

活得理想更理想一点；

活的尊严更尊严一点；

活得自主更自主一点；

活得觉知更觉知一点。

我们认定：

龟活千年，不如鹰翔三秋；

成不爱人间的佛，不如做爱人间的鬼；

低智低觉活千年，不如高知高觉活三秋。

不断超越自我，成就理想人格，成就理想社会，是智慧生命的方向，更是生命精神的永恒使命。

人不是为安逸而安逸的，否则，死是最完美的安逸；

人不是为退缩而退缩的，否则，死是最彻底的退缩。

知道善，不去行善，不见证善，不让善弘扬于世界，等于没有善。

有知，不去彰显知，传播知，等于无知。

一个有自主生命意志的人，不会选择庸庸碌碌、消极无为。对他而言，不去死，就精彩地活。死和活都在积极的自主意志掌控中。

有一份积极的行动，就有一份积极的效果，就会增加一份积极的力量，哪怕是一句真话、一个好念头、一个微笑、一元钱、一份力、一次关注。

人类最具生命力的关系是道义关系。道义关系跨越时空，超越国界和种族，更超越物质利益的禁锢。人和人都站在生命真理的一致立场，都在“共性爱”的层面共通同感，基于生命精神的道义关系就出现了，超越种族和阶级的精神力量的汇聚就涌现了，人和人源于物质利益的冲突被超越了。

无论在家庭还是社区，如果96%都是无为者，那么3%的积极自主者就是起决定作用的多数，就能引导人群的方向。剩余1%的反对者，只是应该尊重的少数。

爱儿女，留物质财富，不如留精神财富，不如给他留下创造财富的能力。希望子孙平安，不如给子孙留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，不如留一个重理高于重利的社会，不如留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和人格智慧，不如多留一点生命的创造性精神。

不马上行动去改变让我们不快的一切，把问题和危险留给

未来和后人，岂不是极大的自私和懒惰吗？与其可耻地逃避责任，不如不留愧怍地行动，即便失败也要留下成功的种子。

这是一次关于生命精神的探讨，是关于爱的心态和求真理性的心智实践。因为离开爱的心态，离开求真智慧带来的创造性革命，人就不可能从动物的状态中脱胎出来，也难以认识和解决当前的世界性难题。

当我们拥有了升级心智的知识，并具备积极的行动意志，人的自主性精神成长，就有了崭新的天地，新的精神天空就会呈现在我们面前，新文明的曙光就会出现。

当市场物质化的力量篡夺了人类理性化的主导地位，国家成了再商品化的亚市场工具，权力扩大致极而权威却在加速消解，日益加剧的后现代合法性危机，难道不是新文明的阵痛？在意识到人类异化危机的知识分子，看不到理性担纲者和革命方向的时候，生命精神之革命性力量的发现和壮大，生命道德取代市场道德的支配地位，不正是新文明的希望所在吗？

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。智慧平平如我竟得以大言不惭，大谈生命和精神，而很多聪明人，却在嘲笑进步力量对理想世界的理性化追求，抹杀共产主义的理性化理想，对乌托邦所蕴含的创造性生命精神茫然无知，对垂暮的资本主义无可奈何，对新文明的萌芽茫然无觉。

我们看到，当今世界信宗教的人史无前例地多，金钱和权力之魔的门庭却格外地热闹；推崇和平博爱的人已一统天下，毁灭性武器的军备竞赛却如火如荼；人类的生产力早已能满足十个地球人口的正常需要，但经济麻烦反而层出不穷；更多的人已经衣食无忧，但恐惧贫穷的气氛也格外地浓；孜孜于成功的人越来越多，感到人生满足的人却越来越少……这是不是很有意思？

智慧如苏格拉底却说：“我只知道一件事，那就是什么也不知道”。牛顿觉得自己是一个在知识海滩的拾贝小童，而爱因斯坦则认为在科学难题面前人的智慧非常有限。确实，问一句：“多维空间、奇点、暗物质是什么？”或“物自体、上帝、佛性、能量、道是什么？”就够让聪明人头痛一阵的。如果问一句：“真正的自我是什么？”也够让非常自我的人懵一懵的。

对于那些超验理性和尖端科学研究的东西，我们不一定马上要搞清楚。但作为一个只有短暂人生的我们，作为一个能思考的我们，如果不清楚“自我是什么？”，这和白日梦里的人有什么两样？一个连自我是什么都不清楚的人，却做着各种各样的事，为事癫为事狂，不知道做这些事为的是一个怎样的自己？

没有人天生就明白生命的真理，但到了成人的年龄，还不考虑这个问题，恐怕算不上真正成人吧？到了而立的年龄，还没

有想明白这个问题，恐怕算不上真正“而立”吧？不懂生命，不爱生命，不搞清楚自我，尽管我们很努力，也可以拥有能力自信，终究难以确立人格自信，更确立不了生命自信。结果，我们就很容易被很多事情搞得忘了自己是谁，做出遗恨千古的傻事，更谈不上有智慧和自信克服市场对人的异化，解决政治经济的根本性问题，完成自我的精神革命。结果，我们会为了狭隘的物质利益，去做违背生命利益的事情，去做背离爱和求真这个生命根本的事，去为战争、暴力、罪恶、污染出力。

一个没有很好认识自我，没有在认识自我的基础上确立人格自信和人格原则的人，不可能和他人建立有信誉度和可靠度的人格关系，更谈不上建立自主人格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关系，建立以爱和求真理性为共同立场的社会关系。

一个没有完成自我革命的人，更谈不上克服市场对人的异化，实现对异化的商品社会的驾驭。因此也不可能创造出基于爱和求真理性的理想世界。

不管对“自我”有什么程度的认识，只要能积极经营爱的心态和求真理性，我们在任何成长阶段都是符合生命之道的，因为人生的核心就是爱和求真。

我们对那句“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的”的犹太谚语，印象深刻。

但我知道，我不是为上帝思考，而是为自己的生命思考，并享受着我想时的我乐。因为觉得智慧不高，所以更向往智慧；

因为热爱智慧，才令我们在求真中获得成长的乐趣。

人类写了数不清的书，读伟大的智慧书如《圣经》《古兰经》《薄伽梵歌》《道德经》、佛教经典的人，一代多于一代。有很多人从中获益，但我们多数人仍未解决那些至关重要的问题，比如给生命下一个说得过去的定义，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归哪里去，把市场对人的异化问题解决好，用智慧解决人与人、国与国利益冲突的问题，把拜金的邪恶力量从主角的位置上拉下来，等等。我们并没有从这些经典里发掘出真理的因子，找到其中的生命精神和革命性力量，形成解决这些问题的共识和力量，否则，这个世界的麻烦就不会这么多了吧。

人类起劲地争吵，打了两次轰轰烈烈的大战，并未解决根本性的问题。马克思讲的市场对人的异化和奴役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。体面的中产阶级，越来越感到自己是房奴、车奴、财奴；平等博爱观念普及之下，贫富反而愈加悬殊；科学昌盛之下，身心苦恼和无意义感越来越普遍……这说明人类的智慧尚有游戏空间啊。

如果犹太先知、印度圣哲、希腊哲人、耶稣、老子、释迦摩尼、穆罕默德不留片言只语，我们就读不到流传千年的智慧经典，他们在我们意识里等于从未存在过。从这些经典里，我们不但看到了智慧，还感到了深宏的爱，感到了强大的心灵力

量和生命自信，看到了生命精神创造性力量的光耀。

他们的智商不一定比进化了两千年的现代人高，他们的科学知识更不可能比现代的中学生多，但他们的核心智慧，他们的心智高度，他们宏大的爱心和对生命真理的执着，他们对生命的自信和对生命精神的体现，仍然是现代文明的根基和方向。而现代人恰恰在远离这个根基，远离生命的精神核心，远离爱和求真的创造性革命精神。

一个活着的人，无论是隐居外星，还是宅在虚拟世界，都不可能脱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，不可能脱离物质和精神而存在。作为社会性的人，无论多么与世无争，无论有多么大的大隐于市的能耐，仍然跳不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罗网。人可以轻视政治经济，可以放弃政治经济的权力，但政治经济不会因此绕过你、优待你。失意的人都不去关心政治经济关系的优化，不关心这些关系中公平公正力量的壮大，不捍卫公平规则；得意的人只想维护自己一时的不公平优势，等你或你弱势的后代需要公正公平的时候，已没有主持公道的地方可供申诉，没有主持公道的人替你和后代说话了。人如果没有了说理的地方，将会怎样？谁能保证侵犯、冤枉、不公永远不会降临到自己和亲人的头上？而事实是，罪恶、伤害、压迫、不公，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上演，且将长期上演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有谁敢担保自己不会像那个最后被纳粹投进集中营的人？起先在纳粹迫害共产党人的时候，他说我不是共产党，我不管；后来轮到社

会党人，他说我也不是社会党人，我不管；最后纳粹对他这个无党派人士下手了，他环顾周围，已经没有可以帮他抗争的人了。谁能保证，一时拥有优势地位的精英，在失去权力地位以后，保留最起码的尊严不是奢求？在遇到比你更强势的人和机构的迫害时，祈望保有一点可怜的尊严，是不是可怜的梦想？

我们只能在公平的、重道义的社会，享有公平的尊严，不可能在不公平的关系中享有公平的尊严。

我聪明地明哲保身，我聪明地抽身于社会责任之外，聪明地将子孙置于不讲社会公义的世界，置于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，然后聪明地被更凶狠的聪明人践踏，我还聪明地推脱：“不是俺的错，是敌人太凶狠了”，推脱说：“这就是残酷的现实”。

我们得意于自己既得的优势地位，执意维护不公平的政治经济优势，是很自然的事，但恰恰忘了，自己是在维护不公平的恶的力量，在种恶因、留恶因，也在给自己和子孙留恶因、留恶果。

我们该看到，这是一个只要投入积极力量，就可以逐渐人性化、理性化的世界，是人创造着和改变着的世界。尽管这个世界总体上仍是一个偏重丛林法则的自然社会，但人类爱 and 求真的力量，已经越来越使这个世界接近自主自治的社会，越来越远离自然的野蛮状态，越来越接近公平公正，越来越理性化。

商品和市场的异己力量对人的异化和奴役，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。怎么才能既不做金钱权力的奴隶，也不做金钱权力的敌人，而是去做好金钱权力的主人，是我们毕生的题目。

找到自主性的自己，找到生命共性爱和求真理性的根本，就找到了生命的灵魂，就有可能实现对物化力量的自我革命和超越。壮大这个灵魂，自主而强大的自主者就涌现在了人生的舞台，超越物质决定型的自然社会，成就理性决定型自主社会就有了可能。

我们到了该认真思考如何超越聪明的“实用理性”，追求高心智的“求真理性”的时候了。到了该探讨怎么在自我革命的基础上实践人道社会主义的时候了。

热爱智慧又不够智慧的我们，真的应该时时警醒，常常提醒自己常存对“求真理性”的敏感和热爱，不断坚定自己的求真意志。向往美好生活又无所适从的我们，不立刻行动，不从突破现状做起，不从自我革命开始，所有的美好愿望永远只是愿望，决不会成为现实。

不提高自己的精神层次，高层次的美好世界和文化即使从天而降，我们也感知不到、享有不了。一个幼稚蒙昧的人，怎么感受得到智慧和艺术的美妙呢？生命和人生，除了好自为之、努力自强，别无他途。

为了生命，更因为爱，才有了关于爱和智慧、关于生命的思考，有了关于生命自信 and 生命道德的思考，有了作为生命核

生命的维度

心的爱和求真理性的探索，有了对生命革命性进化精神的感悟，有了这篇粗陋的文字。因为粗陋，所以希望读者把它当做问题来读，来批判指正。感谢生命，感谢周围的所有人。

是为序